

如果警察殴打律师发生在德国 德国警察说给中国同行的心里话

【明慧网】近日，中国唐吉田等四位律师在为法轮功学员维权的过程中，遭到建三江公安部门绑架并被酷刑折磨，引起国内外关注，《美国之音》、《德国之声》、《自由亚洲电台》都做了报道。

中共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酷刑逼供早已是长期、大范围的存在，如今他们把这些暴力延伸到了为法轮功学员维权的律师身上。这些警察是最可怜的，他们长期被中共洗脑，在中共的黑伞下无知地犯罪。他们这些不符合国内外法律的行径终究会被制裁。

德国高级警督卡斯滕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对于中国警察暴力殴打律师、迫害法轮功学员，卡斯滕建议中国同行阅读《九评共产党》，这样可以摆脱中共洗脑，不再做害人害己的事。

卡斯滕说，德国的警察在执法的



德国高级警督卡斯滕



四位维权律师：江天勇、张俊杰、王成、唐吉田

时候，是受到良知制约的：“在德国，如果有一个警察在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力之下打了人，这个警察是要因为伤害他人身体而受到处罚的。这是跟中国不一样。我们在对别人干什么事情时，首先有良心上的约束。”

卡斯滕说，如果和平的民众，在

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的情况下被关押，那么这种关押行为在德国这里就是非常明显的违法。在德国，警察必须预料到，当他们不在法律框架内办事的话，他们将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且被叫上法庭，可能也会因此而被审判，被关进监狱。◇

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参加北美健康展 参观者：“法轮功是世界未来的希望”

【明慧网】北美第37届年度天然保健健康展，于2014年4月4日至6日三天，在加拿大多伦多会议中心举行，二百多个展位，两万多各健康行业的专家和消费者出席。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在活动中特别受欢迎。

“美好的东西总是受欢迎”

很多民众知道并进一步了解法轮功，是从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开始的。多伦多西人居民克劳迪奥来到展位问：“这个是不是在中国被共产党迫害的那个法轮功？”当得到肯定的回答时，他说：“我要买书。我要的就是这个。”原来，一年前，克劳迪奥得知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情况，就开始去了解这个功法了，他说：“我知道了所有的真相，知道了中共的邪



恶。但美好的东西总是受欢迎。相信今天是我一个好的开始。我们后会有期。”

一对欧洲裔的中年西人夫妻俩，一天里到展位三趟。第一次来买书，第二次来学功，第三次来交流。他们感慨地说：“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

中国本来是个文化丰富的国家，只可惜这些年都被共产党摧毁了。现在有一群人在恢复这个文化，很可喜。谢谢你们，我们今天收获很大。”

“特意回来给你们加油”

来自台湾的江先生，移民多伦多已经20年了，他到现场买了书和音像资料。他说：“我这几年在世界各地到处都能看到法轮功的活动。我观察到这是一个很让人佩服的团体。一次在纽约的活动中，我听了一位学员给我讲的真相，讲了法轮功遵循‘真、善、忍’做好人的原则；讲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面临迫害都坚持不懈的历程……，我当时就感觉到：这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我今天特意来给你们加油：继续努力！坚持到底！”

然后他举着他刚买的法轮大法书籍和教功光盘说：“法轮功是世界未来的希望！”◇

感谢师父再造之恩——

在劳教所里得法轮佛法



【明慧网】我从小就很灵，什么东西一学就会，一看就会。世事变迁，我养成了一些恶习，1993 年因销赃被劳教 3 年，在中国最阴暗的地方——劳教所里经历了最阴暗的日子，那里也是整个社会的缩影。1999 年，我因盗窃又被劳教 3 年，被关进广东三水劳教所九大队。

在劳教所那种环境里是很苦的，而我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用在这里了，想出来后再好好大干一场。

1999 年 10 月份的一天，集合时，狱警说先学习中央新下达的文件，就是迫害法轮功的红头文件。当时我听完后就觉得不可信，因为我和公检法的人打过交道，知道他们是穿着制服的流氓，他们说的好和不好我怎么会轻易相信？所以当时心里就有了想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想法。

没过一个月，三水劳教所就开始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了，进来的全是有工作、有身份的人：全国人大代表、公安局长、教授、各种老师、地震局的、工人等，总之是什么样的人都有。狱警安排我监督一个地震局的法轮功学员，我和他见面的第一印象，就觉得他的面相非常慈悲，象个佛的面相，怎么都没有坏的感觉。我一有机会就和他聊天，问他问题，他也是有问必答。当我最后知道法轮功就是佛法修炼的时候，我就问他有没有书？他说有书，而且他能把《转法轮》这本书背下来。我当时高兴地不得了，我说：你就把书里的原话背给我听吧。

就这样，我每天都听他背《转

法轮》，大概有一个多把月，他把《转法轮》九讲的全部内容都背完了，我真是如饥似渴地听着，大脑接收起来那个如意，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得清，整个听《转法轮》的经过，我都是随着大法的内容在感受着：得法的感觉、下法轮的感觉、天目的感觉、身体能量流的感觉、慈悲的感觉、得道的感觉、去各种执着心的感觉……，说实在的，我从小到大悟性就好，只是没用对地方。

就这样，我开始了修炼。

半年以后，记得那是第二年的夏天，中队长问我：你是不是在和某某炼法轮功？我当时就知道这是考验来了，直接告诉中队长说：我听他讲法轮功了，我觉得很好！

这下把中队长气到了，马上叫守大院的劳教人员把手铐拿来，把我单手铐在篮球架上吊着，因为架子有点高，我的脚尖几乎是离地的，吊了大概有两个小时，我的手指已经开始肿起来了。在吊的过程中我没有吱一声。

到了下午，中队教导员过来对我说：只要你一会儿当众告诉大家法轮功是×教，是坏的，我们就放了你，不然的话，有你好受的！我说：“我觉得法轮功是很好的，修炼‘真善忍’把我一个坏人教好了，我不会说他坏。”教导员一听就火了，马上叫来几个狱警，把中队的 4、5 根电警棍都用上了，在我身上到处电击，我双眼闭着，痛苦地移动着，但没哼一声。这样电击了我十多分钟后，他们停下来，又问我先头说的话，我还是原话回复他们。他们就又开始电我。

我身体的感受是很痛苦很痛苦的，但心里一点也不痛，反而有种圣

洁的感觉，我当时好象都能看到自己的心一样，金灿灿的，被一个象椰子一样的东西保护着，一点也不痛，椰子外面密密麻麻全是象蛇的舌头一样的东西在钻着，但怎么它们也钻不进去。

恶警们气疯了，他们把二中队的电棍全借来了，又叫人跑去禁闭室借来一根 36 万伏、近两尺长的电警棍——这是当时全国最大伏的警棍了，电苗子有一尺长，电击人一分钟可以导致休克，再加上二中队的几根电棍，加起来可能有 80 万伏左右了。他们又叫人去食堂拿了一些食盐，是那种石头大的盐巴，放在装满水的桶里，把盐水淋在我身上使导电效果显著，满桶水从头淋到脚，我全身湿淋淋的。然后他们集合了中队里绝大部分狱警，用能拿到的所有电棍开始电我。后来有人告诉我，当时整个院子里只听到啪啪啪的电棍声音不绝于耳。

我始终没哼一声，当时的结果真是大出他们的意料。最后，教导员和副中队长叫人把手铐给我解了，对我说：你不想说法轮功坏就算了。

我很激动，心里在说：师父，我没有丢大法弟子的脸，我经受住了考验。我低头仔细地看了我的全身上下，竟然一点伤也没有。警察私下里也露出惊叹和佩服。

在那之后一直到出劳教所，狱警安排人来监督我，但我始终坚持修炼，快出狱时，一个劳教人员偷偷告诉我，他母亲有法轮功的书。这样，我终于有机会请到大法书了。每当回首得法轮佛法的经历，我都激动不已，感谢师父的呵护，将我从新再造，使我走上返本归真的路。◇

刘泽被贵州省中八劳教所迫害致精神失常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明慧网通讯员贵州报道)贵州省中八劳教所位于贵州清镇县中八乡。这里还设有贵州女子劳教所，还有一支全副武装设备的警备大队，是专门负责两个劳教所的保卫，实质就是“特别的刽子手”。

二零零一年九月之前各大队都关有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一年九月以后设新第五大队为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队。把所有各大队法轮功学员全集中关在新第五大队。把所有能打能说能下毒手的管教干部、吸毒犯、全副武装的警备队组织起来、同时还配有一群龇牙咧嘴的大狼狗，来对付手无寸铁大善大忍的法轮功学员。

他们穷凶极恶，有的手持凶器，用暴力强制转化。不配合者强行关在禁闭队的禁闭室。或“小鸡笼”（小铁笼子）站不能站、蹲不能蹲、更不能坐和睡，吃“婴儿饭”（一天二两稀饭、或不给吃）。新第五大队各单控室、禁闭队的禁闭室，不断传出打、骂声、法轮功学员受各种酷刑的惨叫声、呼救声。

刘泽被迫害致精神失常

刘泽，男，四十岁左右，大专学

历，贵州桐梓县中学数学教师。二零零二年七月份被绑架到中八劳教所五大队。刘泽被绑架时身穿一身西装，系着领带，精神抖擞，谈吐引人。可是当他离开劳教所时，刘泽身着油渣烂衣裤，精神失常，不能识人，皮包骨头。

刘泽在中八劳教所遭到的残酷迫害：被关在禁闭室，被吸毒犯叶厚忠、苏兴华等包夹迫害，恶人将刘泽打昏死，又用大桶大桶的冰水将刘泽淋苏醒；长期不让他睡觉、不让漱口；不准去厕所，刘泽被迫便在裤子里，苏、叶等人将大便强行灌进刘泽的口里强迫他吞下胃里。



酷刑演示：打毒针
(注射不明药物)

刘泽经常在遭受恶人们毒打后被送到医院去，注射不明药物。最后致使刘泽失去记忆、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刘泽不吃不喝恶人食堂的一切，靠捡别人扔掉的东西吃，吃不吃都可，从未拿碗、从未上床睡觉，三九严寒睡在阴沉冷的地上。尽管如此，恶人们也没放松对刘泽的迫害，变本加厉对他进行打骂、多次关押、强行奴役劳动，脏活累活都让他做，一不如意又打又骂。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八日下午，刘泽打扫完室外，外面捡不到东西吃，想回室内允许找东西吃，也许是累了一天想到屋内休息一下（他没有床，只是在地上坐一下），包夹他的李永录不让进，不一会有人要进门，刘泽就顺势进门，李永录大吵大骂，三中队副队长彭涛（一米八高，粗壮）一把将骨瘦如柴、很虚弱的刘泽抓起用尽全身气力摔倒在水泥地上。刘泽头部着地，当时昏死，头部大口子鲜血直流。事后彭涛为了掩盖罪恶，找了几个吸毒犯笔录作假证妄图消罪。

刘泽出狱时已经是奄奄一息，被从劳教所医院转到当地医院继续迫害。

中共式“三光”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赵村有一个年届六旬的老中医邵承洛，为人友善，医术高明，深受当地村民和病人尊重。2006年，邵承洛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七年，非法关押在山东省监狱，被施以150种酷刑折磨，其中有一种酷刑叫“三光”。

有个杀人犯叫綦东兴，在他的指使下，犯人薛爱生长时间坐在邵承洛身上，并与几个犯人一夜间拔光了邵承洛的胡子。还有个犯人用线缠住他的眉毛，然后使劲往下拽，逐渐把眉毛也拔光了；接着用同样的方法拔光了他的眼睫毛。他的头发也被拔下有三分之一。作恶的犯人边拔还边说，共产党也有“三光”，

让你尝尝共产党的“三光”是啥滋味。

这种折磨在山东监狱叫“三光”，而在其它中共的监牢中却没有这样一个具体的名称，实施的方式也不完全一样。例如：原深圳南头中学教师刘喜峰，2002年4月10日晚9时左右，恶警在东晓路招待所704室，对他进行刑讯逼供。恶警王某上前左右开弓打了他一阵耳光，然后用胶带从他的头顶一圈一圈往下绕，只留下一个鼻孔透气，逼他回答问题。遭到拒绝后，他就快速地揭开胶带，胶带粘住头发、眉毛、胡须，连根拔下。就这样反复缠绕、拉开，再缠再拉开。

毛发人人都有，强制拔下人的毛发，是一种酷刑。而这种酷刑的实施

和造成的后果，又带有明显的侮辱性质。邵承洛还遭受过拽阴毛的折磨，一个被称为“小山东”的犯人就直接用手抓他的阴毛往下硬拽。

日本侵华士兵曾用“三光”政策对中国人民实行杀光、烧光、抢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这与侵华日军的“三光”有何区别？不同的是，侵华日军的“三光”发生在战争期间，而且那时的三光只发生在日本士兵的扫荡区域之内；而今天，是中共恶徒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实行的群体灭绝，时间持续达15年。中共的罪恶相比侵华日军的恶行，有过之而无不及。

豆腐渣工程的天敌

【明慧网】我是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单位我是分管基建工作的。在修炼前，对钱财看得很重，搞建筑工程中，工程队给的小额好处费有时也收。修炼法轮大法后，由于心性的提高，认识到，我既然修炼法轮大法，就得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于是，我就把这些年方方面面不应该得的钱，大约40多万元，都退了回去。有找不到原主，无法退还的，就把钱送给了敬老院、学校等单位。

事后，有人当面跟我说，这些钱都是人家工程队主动给的好处费，别人想要都来不及呢，你还往回退。我



说：“修炼法轮功就得做个好人，不是自己亲自劳动付出换来的钱就是不能要。”

现在，还有人时常问，以前你把工程队给的钱都退回去了，后不

后悔？我说：“不后悔，我炼法轮功这么多年，以前身体上所有的疾病：神经官能症、胃病、关节炎、肾病等等，全都好啦，十五、六年没吃一片药，钱再多也买不来我这个好身体。”

我修炼法轮功这些年来，由于坚持做到了不吃、不拿工程队的，表里如一，有事都拿到桌面上，严格工程管理，所建各栋楼房，不但工程质量好，造价也低。其他单位职工常常抱怨说，某某单位他们的住宅楼价格那么低，咱们怎么这么高？这时就会有人说，你们不看看，人家那单位管基建的，是炼法轮功的！◇



当科学实验和政治混在一起

一天课堂上，我问学生：“如果在实验室做这样一个实验：衣服和盛过汽油的雪碧瓶哪个更快燃烧？”学生回答：“雪碧瓶。”“皮肤和头发哪个先被烧毁？”回答：“头发。”“好，那么大家看过天安门自焚吗？”有的同学说：“在小学时看过。”“那我们应该看到自焚者王进东衣服烧烂了，可是他腿中间放的那个盛汽油的雪碧瓶完好无损，这是怎么回事？王进东的脸皮烧的灰黑可他却有发际清晰的一寸长的黑头发，这可能吗？是我们错了，还是央视录像有问题？”

学生们不敢吱声。

我说：“一个民族的兴亡在于教育，那么当今中国的教育又存在什么问题呢？灌输、填鸭、死记硬背、标准答案。所以在这样的教育程序中培养出来的人，都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尤其在社会、道德层面，更没有自己的识别能力和独到见解，这就为自己将来上当受骗，或对错误指向的盲从埋下了隐患。”

我继续问学生们：“你现在用你自己的头脑想一想：我们为什么把科学实验与政治问题混在一起时，就没有了辨别能力？对这个自焚录像，中国人没有质疑地就相信了这个造假的伪案。即使有能看出破绽的，也不

敢吱声。而外国人看了，很快就找出了诸多疑问：如大火过后完好无损的雪碧瓶、严重烧伤后应在无菌的环境下，而不是接受记者的采访、灭火器、灭火毯、近距离录像等等问题都证明这个自焚案是假的，外国人反倒因此来了解法轮功，发现法轮功真好。而中国人却上当受骗了，相信了中共的造谣栽赃宣传，因此仇恨法轮功，不敢接近法轮功，甚至不敢听法轮功真相。再反过来想一想，一个政府拿一些人的生命去制造谎言欺骗百姓，你对此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学生回答：“恐怖，太恐怖了，以后让我们相信谁呀？”◇



在央视播放的“自焚”录像中，王进东面部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进东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

“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

【明慧网】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2012年7月初到访新加坡，出席了英语著作《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的介绍会。会后，有记者提出：有些人对于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境遇表示冷漠，认为那与自己无关。麦塔斯先生在口头回答问题之后又特别撰写了一篇文章作为全面回答。其中，麦塔斯先生写道：

有人问：“为什么我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

埃利·维塞尔，犹太裔作家、纳粹集中营的生还者，他一再提醒世人，面对超越人类道德底线的迫害事实时，不要沉默以对。他在1986年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说：“我们必须选择立场。中立只会帮助压迫者，沉默只会鼓励施暴者……一旦某地的人们因种族、信仰或政见受到迫害时，那个地方（在那个时刻）必须成为宇宙的中心。”◇